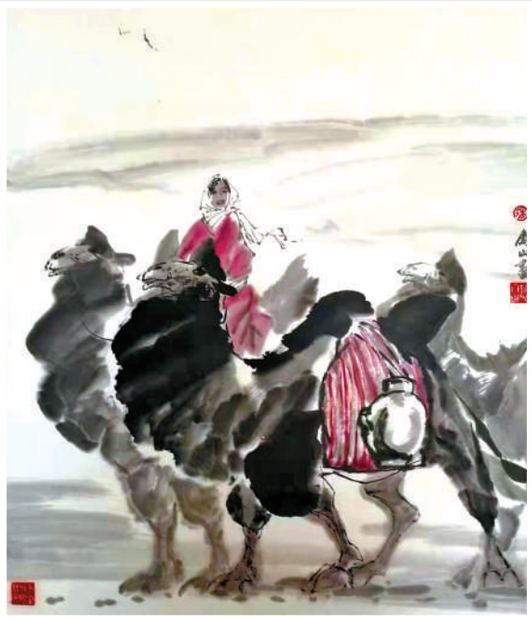

阿拉善之韵（国画）　德凤山

絮语怀

我的第一个老师

□布和朝鲁

我的第一个老师是我的父亲。我和内蒙古自治区同龄，出生在阿拉善大地最南端的巴音呼都格沙滩上一个牧民家庭里。后来母亲告诉我，有了你，你阿布高兴得合不拢嘴，总是抱着你看不够，好像是“捧在掌上怕滑了，含在嘴里怕化了。”

巴音呼都格是我的摇篮，在我幼年的记忆里，这片沙滩也是花草鸟的摇篮。春末夏初，漫滩遍野金灿灿的冬青花，竞相开放、争奇斗艳。白刺开始结类似葡萄的紫色小圆果，而霸王的椭圆形绿叶长得鼓鼓的，骆驼爱吃它的嫩枝和叶子。毛尔头和山羊刺的黄花、塔那的白花、软毛头的蓝花、沙葱的粉花等，比比皆然，清香扑鼻，使我闻不够，看不厌，令人陶醉。各种小鸟的鸣叫声此起彼伏。达兰和勒图等小鸟的叫声清脆悦耳，成群结队的麻雀叽叽喳喳飞来飞去，三三两两的沙鸡见了我就呱呱叫。到了秋天，湛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一排排鸿雁互相呼应着飞过。我仰天问它们，你们这么着急飞，是从哪里来，要去哪里呢。雁阵里发出“咕嘎，咕呀”的声音，似乎在说“更高，更远”。我说，那就快飞吧。我目送雁阵，直到“望断南飞雁”。

记得我5岁那年，有一天我站在门口一动不动地看房檐。父亲问我，儿子，你看什么呢？我说，阿布，我在看那个燕子怎么喂它的孩子。父亲笑了笑没说什么。过了几天，父亲看我趴在炕桌边，用铅笔描桌面上的狮子漆画。他摸着我的头说，你描得真细致。

我听到父亲对母亲说，你看到没有，儿子喜欢画画儿。母亲说，看到了，画动物还挺像。父亲若有所思地说，这个娃娃日后有出息呢，小小年纪就爱写写画画，我得去找姐夫，想办法教儿子识字。母亲听了高兴地说，那你就去找姐夫吧。当时，父亲的姐夫道尔吉僧格是阿拉善有名的文化人，父亲去他们家说明来意。道尔吉僧格给了父亲一本《查干陶勒盖》，父亲如获至宝。

太阳从腾格里沙漠西面不慌不忙地走下去，美丽的晚霞映红了半边天。父亲顾不上欣赏美景，马不停蹄地跑回来了。

那本叫《查干陶勒盖》的书，是一本民间用的线装识字手抄本。查干陶勒盖，是指从字母开始学习蒙古文的入门读本。母亲接过父亲递给她的《查干陶勒盖》，她虽然不识字，也是喜出望外，立即打开她的包袱，找出一块红底黄花纹的棉布，粘成《查干陶勒盖》的书皮，非常平展、整齐。父亲对我说，儿子，去洗洗手过来，阿布从今天开始给你教字儿。听说教字儿，我感到很新奇，洗了手，规规矩矩地蹲在父亲面前。

父亲翻开《查干陶勒盖》，现在想起来，那是在宣纸上用毛笔写的课文，xiao'ka工工整整，一气呵成，就像印刷的一样。父亲开始给我教《查干陶勒盖》，他说，我们先学字母，我念一个字，你跟着我念一个字，发出的音要跟阿布一样，还要看清楚一个字和另一个字一样的地方和不一样的地方，把它记住。自那天起，我跟着父亲从字母开始学，父亲手把手，一字一句、一段一段地教我。父亲教得好，我也学得勤，不到半年，我把书上的谚语、民歌、诗文、寓言故事等，都念会了。

之后，父亲对我说，接下来，你要把学过的内容都背下来，在我给你的那个本子上用铅笔把学过的内容都抄写三遍，默写两遍。这些作业，我都按父亲的要求做到了。父亲给我念民歌、诗文时抑扬顿挫、朗朗上口，把我完全迷住了。父亲出门期间，我也学着父亲的腔调，给母亲朗诵《查干陶勒盖》里的民歌和诗文。母亲听了高兴得情不自禁抱住我亲了又亲。我自己也感到世上没有比这更美妙的事情了！父亲回来后，母亲跟他说，你的儿子不拿书就念出来诗文给我听，我听着都流泪了！父亲喜笑颜开地说，你看看，我们的儿子学得多好啊。

我一遍遍地读，一遍遍地背，一遍遍地写，把整本书都翻旧了。后来母亲告诉我，小时候我染上荨麻疹，发高烧说梦话的时候也在念《查干陶勒盖》里的诗文。想来，那是一次可怕的经历。小小年纪的我发高烧不省人事，父亲和母亲着急万分，给儿子治病的唯一办法就是熬蒙药查干汤、敖什根汤。母亲说，前一个是退烧的，后一个是治咳嗽的。父母日夜守候在我身边，寸步不离，母亲急得不断擦着眼泪……

我学那本《查干陶勒盖》，虽然还不能完全理解书里讲的意思，但觉得一下子知道了好多事情，特别是对书中有趣的故事和奇妙的神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开始有了无穷无尽的想象，时不时要求父母给我讲故事。父亲有空时亲自给我讲，没空了便推荐母亲给我讲。母亲每次开始讲故事总说，很久以前有一个……而我也总是问，额吉，再讲一个，很久以前怎么了？父母讲的故事中的人物和情节在我的脑海里形成了一幅幅活生生的画面，使我开始对故事中人物的善恶美丑有了比较。

上学念书使我从传说的故事里走进现实。秋高气爽，风轻云淡。巴音呼都格沙滩上，驼群羊群悠闲漫步，尽情采食。一对蒙古族夫妇搂着孩子骑马纵缰，飞驰而过。那是父母送我上学。

新中国成立之初，阿拉善的牧区没有学校。我到9岁才上小学，那年在超格图呼热庙新建了一所学校，叫嘉尔嘎勒赛罕小学。父母送我上学，让我走进了一个新的世界，一切都那么新鲜。那些洁白的新房子，那么多老师和学生，特别是发到我们手里的课本，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书，就爱不释手地读起来。因为父亲从小教我《查干陶勒盖》，新课本上的字基本能念下来，这是我的第一个老师抓“学前教育”，为我开启智慧大门的结果。

记得在第一学期的期中，有一天下午，父亲专门来学校看我。这件事是母亲后来给我讲的。父亲到校园，正好赶上课外活动时间，学生们有的在篮球场上打篮球，有的坐成一圈“丢手绢”，有的在沙堆上打闹。父亲在孩子堆里找我，硬是没有找着。无奈，他就找班主任问，我儿子在哪里。班主任说，现在是课外活动时间，学生都在外边玩，您去找一找吧。父亲说，我找过了，没有找着。班主任说，那他也许在教室看书，您去教室里看看吧。

父亲走进教室，果然看见我一个人在那里看书。父亲走到跟前，我都没有发现。父亲故意咳一声，我这才站起来说，阿布，您怎么来了？父亲说，阿布想你，来看看你，现在娃娃们都在外边玩，你怎么一个人在教室里？我说，阿布，我想看书。父亲问这问那，临走前拿出一些零花钱给我。

我记得，当时父亲给我钱，我没有要，我说，阿布，我这里什么也不缺，没有什么买的，不小心把钱丢了多可惜呀。父亲回到家里对母亲说，临出来，我想给儿子留点零花钱，他不肯要呢，明儿还是你去给他吧。母亲听了说，这个娃娃怎么能这样呢！父亲笑着说，你不要怪他，俗话说人各有志。第二天，母亲来到学校给我零花钱。我依旧不肯要。母亲说，昨天你阿布专门跑来给你零花钱，今天又让我来给你，你怎么能不要呢！我看出来，母亲有一点不高兴了，我不能不要了。我赔着笑说，额吉，那我就收下了。母亲这才面带笑容说，那你看你的书，额吉回去了。

这是我第一次身上装钱。从小我没有花过钱，身上也不带钱，觉得钱对我没有什么用处。不过，父母那次给我留钱，后来还真派上用场了。有一天，阿拉善盟新华书店流动售书至学校。我翻翻这一本，翻翻那一本，最后翻着《三国演义》，爱不释手，用父母给的钱买了一套《三国演义》。这是我第一次买书，也是第一次看这样大部头的书，刚看几页就入迷了。那个冬天，我每天晚上钻进被窝就看书，被故事情节特别是被神机妙算的诸葛亮、百战百胜的关云长等深深吸引，一看起来就放不下，一直看到后半夜。好在当时我不住校，没人管。早晨起来洗脸，发现两个鼻孔被煤油灯烟熏得黑黑的。现在想来，那时父母跑几次给我送零花钱，真是太及时了。

小学时，《三国演义》吸引我，语文课里的故事吸引我，讲课的老师们更吸引我。老师的知识怎么会那么多，讲得怎么会那么好，还有老师说课文里的故事是作家写的，作家是什么样的人，能写出这样动人的故事。我心里暗暗想，长大以后自己也要当这样的老师，也要当作家写故事给人们看。

在嘉尔嘎勒赛罕小学念书时，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始终名列前茅，是全校为数不多的连续跳级的学生。我在一年级只学了一个学期就跳到二年级，在二年级也只学了一个学期便升入三年级。在三年级学满了一年，接着，又让我从三年级直接跨入五年级。在初中和高中，我依旧奋发努力，特别是我的语文成绩一直都非常好，语文老师常常把我的作文拿到其他年级去念。这些都是因为我的第一个老师教我学《查干陶勒盖》，为我一辈子的学习打下的坚实基础。

我永世不忘父亲对儿子的爱。

歌声洒满大地

□安宁

我们整个村子的人都怕孔老师，好像她会长生不老地活着，教完了我的父亲，又教我，然后是我的子子孙孙。

于是一脸威严的孔老师，走在村里的大街上，再威风凛凛的人，都会谦卑地停下脚步，向她鞠躬问好，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嘱，一定要严加管教自家小子。父亲有没有挨过孔老师的打我不知道，但他却坚信如果孔老师对我们姐弟三个手软，一定是他哪儿做错了，招孔老师不待见，连割麦子掰玉米的时候，也不让他过去帮忙。

孔老师教了40年书，从一年级跟到五年级，再从五年级陪到一年级，语文数学自然课本倒背如流，吹拉弹唱也样样在行。校园里倒挂在梧桐树下的破钟，一见她走过来，恨不能自动敲出上课下课的铃声。那些大学毕业后留在城市很少再回故乡的金凤凰，只要一提起孔老师，便觉得她会瞬间穿越到面前，于是心里自带了七分敬重三分惧怕，声音都小了下去，好像时光倒流，又重新回到倒背着小手听孔老师讲课的小学时光。

每个星期五，孔老师都会站在花坛边上教我们唱歌，《学习雷锋好榜样》《社会主义好》《南泥湾》《我的祖国》……但凡流行的，就没有她不会唱的。她的指挥颇具将军风度，有不容置疑的威武气势。

正是秋天，激越的歌声穿过小小的花园，让一朵攀缘在玉米上的牵牛花，发出轻微的颤抖。随即，歌声越过我们的教室，飞过白色石灰涂抹的低矮围墙，绕过大道两旁粗壮挺拔的白杨，硕果累累的苹果园，抵达正忙着掰玉米、刨地瓜、摘花生的村民耳中。人们于是纷纷放下手中的农活，走出田埂，涌进校园，穿过操场，围拢到学生们周围，拄着锄头笑嘻嘻地盯着孔老师。有男生故意唱跑了调，公鸭嗓“哧”一声撕破了空气，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孔老师朝出洋相的学生瞪视一眼，破锣嗓子立刻鸣蝉一样噤了声。周围看热闹的家长们也缩了一下身体，为自己刚才的失礼感到羞愧。女人们甚至正了正衣襟，理了理头发，又恨自己衣着随便，满是尘灰。男人们要是有燕尾服，这会肯定钻进去，摇身一变让自己体面起来。

歌声因此仿佛被河水清洗了一遍，重现干净辽阔的底色。整个村庄浸润在歌声里，就连鸡鸭牛羊也在秋风中驻足，侧耳倾听。阳光洒满了大地，小小的村庄被清澈的童声包裹，犹如一枚成熟的大豆，安静地隐匿在壳里，享受收割前最后的温暖。

演唱终了，人们恍若梦中惊醒，跟孔老师道声再见，神情恍惚地走出校园。旗帜在昏黄的半空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墙头的茅草迎着清冷的夕阳，发出圣洁的光。

这时的我们，全然忘了教鞭敲在脑门上的痛，和讲台上罚站的羞耻；尺子打在手心里钻心的疼，也化为一丝甜蜜的哀愁。听到歌声的父母，这一天好像接受了洗礼，通体舒畅，看庄稼觉得处处生机，满目生辉，看孩子觉得个个出息，大有可为。

于是我们唱完了歌，被孔老师轰进教室上最后一节自习课，心里都美滋滋的，知道回到家不会挨揍，父母都和颜悦色，城里人洋气的拥抱亲吻虽不会有，但一顿热气腾腾的好饭是少不了的。父亲高兴了，还会用尖椒蘸上酱咔嚓咔嚓吃上半个，再喝一盅县城特曲，啃下半个煎饼，这才滋啦着嘴跟母亲聊起下午的精彩演出，说孔老师就是有本事，临近几个村子的小学，哪个也没有我们村的歌声嘹亮，一听那豪气冲天的声音，将来咱们村准能出几个状元。

我坐在教室里一边默写生字，一边想起晚饭时的愉快光景，忍不住唇角浮起一丝微笑。抬头再看让我总是惧怕的孔老师，她的鬓角不知何时又添了几根银发，也不知那是长年累月的粉笔末落下来染白的，还是被村里一茬又一茬的“兔崽子们”气白的。

孔老师是永远不会老的，她会神仙一样供奉在我们村子里，掌管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前程风水。所有人都这样认为。可是这样一个长生不老的人，竟然也白了鬓角。我抬头看着讲台上威严扫视着学生的孔老师，心里忽然涌起一丝惆怅，仿佛站在秋天的田垄上，看到收割后空空荡荡的大地。

风且吟听

阿日昆都楞山地草原

□包玉平

诗散文

在扎鲁特阿日昆都楞山地草原，我醉卧百万亩绿草、黄花深谷——

金色阳光，在花香与云雀的鸣叫上“搭建出钻石般多棱的通灵结构。”

一

我们在山路上，在老牧人额头的褶皱里，急匆匆赶路。

路径，逐渐越来越惴恍迷离，路途，最终将败给轮胎和马蹄。

路径真像惊惶、蜿蜒、滑动的一条草蛇，钻进了繁茂的草丛中。

而那老牧人似乎也不见了，青碧的世界正在搬运一浪高过一浪的阳光的波涛——

天空瓦蓝，一定是用一场大雪和两场春雨洗濯过。

山坡是童年梦境里的山坡，绿如翡翠，柔和无比……

山峦不高不矮，顺着我曾经的梦想，缓慢铺展开去——

掠过一道梁又一道梁，眼前顿时豁然开朗。

不再向往从前那种人间美好，那种尘世的五彩斑斓。

而我要放下心灵的包裹负重，轻轻落脚，掏出酒壶安顿下来。

——再也不想回到，那所谓的“繁花似锦”的闹市……

二

我初次目睹：一座山无休无止无垠的空旷。是的，我只看见了山峦偌大空旷的高度和沉思，以及，一道道褶皱的山谷的深度，和万古愁般的幽深，恰如：一场枕着细碎的涛声，长长的、不安的睡梦。

——这原始草原，青郁涌动。

牛羊已缓慢转场，或许能遇见更美好生活。或许正在转场回归，途中。

现在，雪白雪白的云朵，临时替代羊群和马群……

其实，我已目睹到草尖上不断涌动的惊涛中，有那么多明亮、颤动永不熄灭的精灵。

——在一朵朵小型炸雷，和熊熊燃烧的繁花间。

三

牧人总是把次声波的牛哞和羔羊的尖鸣，储存于绿浪滚滚的阿日昆都楞山地草原的山谷，和漫漶的山坡以及突然的绝顶。

一座座山谷，日夜起伏着山峦对美好生活的怀想，和太阳对万物金色的祈福。

——野草也有奇异的思念，野草和野花的思念在召唤，在摇晃如遥远大乐林寺的钟声，回荡在空阔而葳蕤丰盈的山谷深处。

四

从异乡移居的狼毒花，你可以目睹到白的素雅，黄的富贵。而狼毒花，总是将哭声、哭了一夜的，怀乡的泪水藏匿于脚下的一捧泥土之中，一捧掩藏不住的秘密……

——狼毒花有内伤的，爱太深了，太深了！

对新的故乡的挚爱，会感染你，感染你这远道而来的朋友。感染你在梦里，悄悄长成一株野草，或绽放成另一朵星光璀璨的野花，在一群彩蝶和蜜蜂的簇拥下，你决然爱上这片生机盎然的热土——

五

满山的黄花，盛放成为阿日昆都楞山川静默的灵魂，和牧人的期盼——

一百万亩的黄花深谷。

一百万亩青绿的空旷。

一百万亩，百万吨鲜草的等待。

一百万亩波浪涌动的期待。

一百万亩弥漫的花香。

一百万亩飘飞的蝴蝶。

一百万亩嗡嗡旋转的蜜蜂……

六

爬上山来的梦游者曰：“蝴蝶就是会飞的花朵！蝴蝶，在阿日昆都楞的黄花深谷中已眼花缭乱，不知所措。”

是的，所有的蜜蜂，在花间穿梭，迷路……

半空中，云雀的鸣叫，浸透花香。

是的，此刻谁也分不清哪个是花朵，哪个是彩蝶……

我们，已被花香彻底迷醉，千方百计辨别着来路和去路，四野茫茫……

这空旷、辽阔的草地，路途也已从卫星云图的目光里，瞬间消失——

迷蒙中，有人已经开始自言自语：将黄花的黄色，说成是金子的金色。

把穿梭不停的蜜蜂，说成是嗡嗡飞翔的子弹。

把翩跹的蝴蝶，说成是俏丽、温柔的天仙女……

在远处，牧人悠扬的长调里，流淌着莫日格勒河般的弯弯小河，清澈明亮，流淌着现代牧人，多彩生活的芬芳——

风光旖旎　李海波　摄

锡林浩特诗章

□迟颜庆

1

苏尔格的马头琴声，滋润着草原
马，在它的琴弦上吃草。静静流淌的月光，像锡林河
静静流淌在大地的脊背上

篝火是送给漫漫长夜的礼物，谁家的姑娘
和虫语在浅吟低唱
手握马鞭的汉子
把一匹马拴在栅栏上，也把自己
拴在了她的心上

马鞍上挂着阿妈的念想：再遥远的路途
也不要忘记草场、烟火和人家
深一脚浅一脚的光阴，要一夜又一夜地丈量
而慈悲，从敖包山上倾泻而下——

2

平顶山，是被光阴削平的
来自地心里的呼唤，在石缝间疯长
仿佛，它身体里的碎裂声，能治好曾经受过的伤
药，是用马蹄子声研磨出来的
而刀口，是被马的长嘶误伤的

每一块石头里，都藏着一个故事。当年
跌落尘埃的小卒，已被箭镞成全了风骨
沙场
本就是一根断骨的归宿
从不后悔成为一座山的韵脚，千里奔赴
像落日那样
沉入山谷中

3

九曲湾是乌拉盖草原千折百回的疼爱
像羔羊对母亲千折百回的呼喊。一步一叩首
在母亲的腹部吸吮草香的辽阔

乌拉盖河水是苍天的眼泪，缓缓流过
歌谣，是大地的眼泪，在草尖上缓缓飘过
早已说好的，你会在最美的花朵上等我
可我深知，美，有美的寂寞

深陷在草香之中，羊群全是我的故友。它们
曾和我一样行走在归途上
归途，就是用咩叫和蹄子缝补自己
除了背影，无人会找到我们转世的下落

我们共用了一张脸孔，在千折百回的柔肠中
倾听彼此的下落：多么大的草原，都不忍讲述
一只只牲灵的归宿。这一生
被一个名字追逐太久，我只想把这一生牵挂
亲手放在你怀中

一条河流与一片草原的爱情
被一只只羔羊记住

4

从元上都到贝子庙，不过是一记钟声的距离
那钟声，被沙子和砖石反复折磨
他们的下落
谁人能知晓？
可钟声却不肯饶恕他们。千年的阳光和雨水
浇灌出古道上徘徊的身影

阵前，谁也无法更改答案。只能用马背上的一弯明月
来回答杂念丛生的烟尘。一副马鞍
诉说的是一个遗址的千秋，一句经文
参透的是断壁残垣之上的
诺言

要用锡林浩特的爱恋，才能说服贝子庙上的燕影
它们来自另一个遗址，并且衔来无尽传说和故事
有人已掐算出来龙去脉
打马而过的，是英雄
扑倒尘埃的，是弟兄

诗星空